

当代世界出版社

呼唤现实主义

谭解文 著

呼唤现实主义

谭解文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唤现实主义/谭解文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1.5

ISBN 7-80115-421-5/I·44

I.呼… II.谭…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湖南省—当代 IV.I218.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6106 号

呼唤现实主义

谭解文 著

责任编辑 陆 乙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益阳市商标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7-80115-421-5/I·44

定 价 17.8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余三定

谭解文把他的这部文学评论文集定名为《呼唤现实主义》，是颇为恰当的，这既是书中所收论文主旨的基本概括，同时亦表示了作者的企盼与呼吁。我赞同作者的观点，我愿意与作者一同呼唤现实主义。

什么是现实主义，如果对之作学理上的探讨，是许多文艺学学者和许多文艺学教材作过了的，笔者只想在此作一种感受式、经验性的描述。我愿意将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文学精神和创作态度，所以与其称之为“现实主义”，不如称之为“现实主义精神”更为妥贴。我以为，现实主义精神最基本的要点大致是两方面：一是文学从本源上看，认为现实社会生活（这里所说的“现实”按照高尔基的说法，包括过去的现实、现在的现实和“第三种现实——未来的现实”）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文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表现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但改变不了文学最终的源泉在现实社会生活这一点。二是从作家的角度看，作家应主动关注现实、了解现实、理解现实，积极参与现实变革，在创作中真诚地反映出社会现实。

对于上述第二点，我觉得是可以多讲几句的。在商品经济大

潮的冲击下,我们的作家亦出现了分化,虽然一部分作家仍然保有作家的良知,充当着社会的“良心”和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但也出现了另外两类作家:或则贵族化,他们虽然也写“山居”,也写“乡间”,但他们的“山居”不过是居于大川名山的宾馆里,他们的“乡间”,不过是乡间别墅而已,民众疾苦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他们是看不见更感受不到的;或者低俗化、庸俗化,那些地摊上的通俗作品(实际应叫庸俗作品)即是证明,在这些作者的心目中,赚钱是他们创作的第一也是唯一的目的。正是有感于上述情由,《文艺报》与岳阳师范学院于2001年5月联合召开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研讨会”。关于这次研讨会的综述报导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特引述如下:“随着商品社会的日益发达,社会关注重心转向经济生活,文学一度处于边缘状态,文学的主题与精神也发生重大的调整,出现了大量的迎合市场文化消费的作品。这类作品以市场需求为中心,以消费为目的,以批量的类型化生产为特征,必然放弃直面现实人生,塑造人物性格,弘扬时代精神。这种创作倾向不断加大文学与现实精神的距离,加速了文学精神失落的速度。”(《文艺报》2001年5月19日)可以说,呼唤现实主义精神是有识者的共同心声。

我和谭解文共事多年,平常围绕文学研究和教学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交流的机会很多,他的不少文章在刚发表或在写作时我就读到过,从中获益甚大,可以说对他了解甚深。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有一种执着精神,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行政管理工作,他总是尽最大努力去做,从不懈怠。谭解文长期任教当代文学课程,对当代文坛十分熟悉;又曾在武汉大学专门学习了一年时间的文艺学和美学,这又为他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所以,谭解文的文章总是有感而发,总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同时又写得严谨而又有思辨色彩。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也不是就对象谈对象,

而能将对象放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展开评论。他的文学评论先后发表于省内外许多著名的文学评论刊物,一些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有的还被《新华文摘》摘要。他近年以较多精力从事“文革”文学研究,已取得不小成就,他关于样板戏的评论文章,在《文艺报》发表后,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文学自由谈》连续载文围绕他的文章展开了讨论。我为他的成就而高兴,为他的努力而叫好。

2001年5月于岳阳市南湖畔

目 录

序..... 余三定(1)

上篇 现实主义呼唤

1、远山里有一支歌——评彭见明创作的现实主义追求..... (1)

2、宗璞对西方现代派的现实主义改造 (13)

3、绘人物真像,写人间真情——读杨绛散文集《将饮茶》..... (24)

4、孙犁新时期散文创作漫评 (29)

5、来自山野的报告与呼唤——读彭见明的《走过山庄原野》
..... (35)

6、艺术的魅力是怎样产生的——读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
湾》漫笔..... (39)

7、回到现实主义:论李准的《黄河东流去》..... (46)

8、挥手之间显真情——读方纪《挥手之间》新悟 (61)

9、刘心武《私人照相簿》观感——兼及对一种新文体的思考
..... (66)

10、文学家的寂寞与辉煌——怀念李准..... (73)

11、文学寻根综论..... (78)

12、广袤土地上的—代精灵——论新时期小说里的农村新
女性形象..... (91)

13、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评述 (104)

14、新时期报告文学简论	(110)
15、校园诗歌杂论	(121)

下篇 现实主义争鸣

16、文学的“社会学批评”谈片	(131)
17、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简论《诗品序》对诗歌情感问题的认识	(138)
18、传统文化与文学“寻根”——与李书磊同志商榷	(143)
19、幻造的沙漠中的绿洲——对张贤亮的《绿化树》的某些不同看法	(149)
20、也谈“女性文学”——与吴黛英同志商榷	(160)
21、是自我超越,还是自我迷失——王安忆创作历程透视	(175)
22、要老老实实读书	(187)
23、三十年来是与非——“样板戏”三十周年祭	(191)
24、中国文艺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从葛红兵《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家写一份悼词》谈起	(205)
25、“潜在写作”与当代文学史的客观性	(221)
后记	(230)

上 篇

现实主义呼唤

远山里有一支歌

——评彭见明创作的现实主义追求

—

彭见明今年三十一岁,已过而立之年,在群星灿烂的艺术的天地里,他也许不是一个很年轻的作者了。但是读他的作品,我们却分明地感受到了似乎只有那些纯洁的少男少女才有的美好情感——那是一支轻柔透明的歌,一团炽烈温热的火,一首情韵悠长的诗。一九八三年,彭见明把他的第一个中篇题名为《远山里有一把琴,远山里有一支歌》,而我想,这,也可以作为他全部创作的一个概括。这是一位像他作品所描写的山民一样质朴、真诚、热情的作者,在偏远的湘北山区中,拨动着满积在胸中的爱的琴弦,唱出的一支支对养育了他的故乡的情愫绵绵的歌。

是的,彭见明的小说是从远山里传来的一支深情的歌。从一

九八一年他发表处女作《四妯娌》开始，三年多来，彭见明的笔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他爱那青葱优美、绵延不尽的群山——那是融注着生命的绿色的海！那陡峭高耸的石壁，古老的用青石板、麻石板一级级铺成的山路，那些清澄明澈的汨汨地流泻在山石绿荫之间的溪流，蹲在大山脚下，背着山的重荷的稀稀疏疏的屋场，还有山坡上那些像擎天伞一样矗立的千年古樟，山岩下掉落在深潭里的破碎的月光，这一切，在他的笔下都显得那样深邃、奇崛、优美，那样变幻着迷人的色彩，那样富有诗的意韵。彭见明曾笑着问过他的朋友，他的作品是不是写出一点山味来了。“写出一点山味”，这是彭见明的追求，而他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写山却并不是彭见明的最终目的，他更爱的是生活在大山里的他的父老乡亲——那是一些有着山一样质朴、坚韧、伟岸刚强的人们。他熟悉他们，这些普通的种田汉、篾匠、烧窑师傅、营业员、中小学教师、乡邮员、基层干部，他把自己对他们的爱，诉诸笔端，化为一个个美好动人的形象。《四妯娌》中胜过亲生姐妹的四妯娌，他们留守在这样一个“女王国”中，含辛茹苦地操持着家务，支持在“前方”学习的丈夫们。她们的生活是艰难的，艰难得令人叹息；她们的生活又是欢乐的，欢乐得使人欣羡。那四个人快活地凑在一起阅读“前方”来信的情景，也许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很切近，但这种从遥远的大山脚下传来的和谐酣畅的笑声，却使得今日常常目睹了叔嫂斗法、妇姑勃谿而渴望着真诚、友爱的读者，得到了一种感情上的温慰与满足。《在我们这个年纪》里的赵来香，是与四妯娌们有着某种相似处境的人物。在她身上，我们除了也发现了那种刻苦耐劳、温柔贤淑的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之外，还可以从她毅然地拒绝了上城送礼、甘愿在贫困的乡间劳作生活的决断中，窥见到了她正直、倔强、刚烈的特点，而这正是山区人民动人性格的另一面闪现。至于那几十年如一日，行走在那“枯燥、遥远、

铺满劳累艰辛而又充满情谊的路上”，给人们带来希望、期待、欢乐和幸福的乡邮员（《那山那人那狗》），那收留抚养着流浪孤儿，教他自立，教他做人，在洪水泛滥时，拼尽生命的最一点力气，保护邻居财产的打鱼老汉（《从浊浪里过来》），那正直、忠厚、善良、腼腆，默默地为他人工作，却并不希冀得到别人的报偿的年轻炊事员（《默默的歌》），更是处处浸润着作者的美学理想。可以这样说，他是用自己全部的热情，来雕造这些动人的形象，用自己的纯真的爱，来歌唱他们的美好心灵的。

生活是丰富多彩，充满了杂色感的。这不仅体现在生活是美与丑的对立与并存，也还体现在即便对于美本身来说，它也不是以一种完美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彭见明没有忘却这点。如果说，他在创作的初期，对此体会还不深切的话，那么，随着他创作的渐趋成熟，他是愈来愈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中篇《盖着蓝天，枕着大地》描写了四位农村青年不同的生活遭遇。他们都有过美好的人生理想，并为此努力奋斗过，追求过，而且直到今日，仍然在以不同形式进行这种追求。对于他们，作者无疑是怀着深爱的，从作品里那充满着温馨、怀恋和微带伤感的叙述中，我们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削弱对人物形象的现实主义描写，而是以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依据，一步一步地展示了他们前进途中的曲折浮沉，真实地、极有分寸地揭示了他们性格中的优点缺点。桂桂由于爱情的挫折而消沉到重新奋起；钟炳炎不甘于命运摆布，却未找到正确的生活道路而带着累累伤痕；陈尚明困守田园但壮心未泯，以特殊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竹子由于偶然的机遇踏上了人生坦途，却仍不免时时流露出困惑与迷惘。这四位年轻人，他们的性格中无疑都包藏着闪光的内核，但他们都不是强者，更不是完人，他们是一个平凡普通的血肉之躯，历史的曲折使他们也经历了一段人生的曲折。他们有过苦痛，也有过欢乐，有过衰颓，也

有过感奋,有过山重水复,当然更会有柳暗花明。至于《小河弯弯小河长》中的白皮,《远山里有一把琴,远山里有一支歌》里的钟一平,《落霞秋水》中的马文庆,在他们身上,就更加明显地显示出了瑕瑜互照、美丑并存的特点。爱,但不溺爱,爱而不益其美,在彭见明对故乡父老的一往情深的歌唱中,我们感觉到了这点。

二

彭见明的小说,与我们近几年常读到的一些小说有所不同,它往往不是在一种压抑的、沉重的氛围中展开对生活的描写,也不是在一种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他们的主人公几乎都不是那种悲剧式的人物。相反,彭见明的歌唱,常常是伴着一种明朗的、舒展的旋律进行的。几年前,当许多作者还在专注于“伤痕文学”的写作的时候,彭见明的第一篇作品《四妯娌》便已开始了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礼赞。《三老》里所描写的黄土塬村前古樟树下演出的带有喜剧色彩的乡村故事,固然也包含着作者对生活中不足方面的遗憾,但更多地却是流露出他对乡村生活变革的由衷的喜悦。《那山那人那狗》则是在绿色的梦一般的境界里,唱出了对两代乡邮员的不尽情怀。绿色的大山,古老的石级,飘卷着的晨雾和父子两代人的似水柔情,交融成一副动人心弦的画面。《小河弯弯小河长》更是通过山村水电站机器的轰鸣,闪示出新生活的迷人光泽。

于是,有人或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彭见明忘情于他的美的追求的时候,这种对生活的讴歌,是不是也过多地注入了作者的理想化色彩,以至使他的艺术之窗建筑在远离了现实生活土壤的主观世界之上呢?是的,在彭见明的小说中,确实是很少有那些揭露复杂尖锐矛盾,提出深刻社会问题的作品。但是,当我们读着它们

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他的创作是漂游在生活之河的表层,相反,我们倒是能时常感受到它潜藏着的沉实的内质。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始终牢记着自己的社会责任,那就是真实深刻地反映生活,表达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当他娓娓动听地叙述着那遥远大山里发生的故事时,他并没有把这个绿色的王国描写成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时代的浪涛,照样在这偏僻的山区卷起重重浪花,新生活的鼓点,也同样激起了山民们心灵的阵阵震颤。《三月桃花水》中的新华、琼番这些年轻的媳妇们,终于打破了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代的“女人不进山”的戒律,雄纠纠地上山来了。小说告诉人们,在新生活的潮流面前,世袭的精神枷锁是如何地愈来愈失去了效力,它不仅束缚不了从山外来的念过初中的姑娘新华,也阻挡不了山里土生土长的媳妇琼番。这当然不能仅仅看做是一种旧习惯的消亡,它有着更深的社会含义在内。钟炳炎(《盖着蓝天,枕着大地》)这个似乎总有点不肯安分守己的青年,当他在文革时期带着枪去山外闯荡时,固然是他个人生活道路上的一个悲剧,但同时不也是时代历史大悲剧在他身上的一个显现吗?而当他浪子回头,决心在科学种田上一显身手,开始了新的人生搏击时,这何尝又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生活的光芒在他思想上的闪光呢?

诚然,彭见明自身的生活遭际,使他对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有所取舍,有所选择,而独特的审美观念,又使他更加注重于生活美的歌唱。但这并不等于说,彭见明的小说是一首单纯的颂歌。不是的,只要我们的现实中还有生活的苦酒在酿制,那么,清醒的作家的歌声,就不会总是一支甜蜜的小夜曲。在彭见明对故乡的歌唱中,我们也听到了他不时流露出来的沉涩音调,而这无疑也是现实生活的回声。《四妯娌》中的四妯娌,一个个勤劳克俭,精明能干,可是为了筹措到“做正用”的四十元钱,她们不得不变卖衣料,甚至在劳累之后,还要去节省一顿中餐,以至于晕倒在路途。当我

们为这种深明大理、坚韧耐劳的精神感动的同时，自然也在认真思考产生这“苦做一天只得八分钱”的原因。《那山那人那狗》中的老乡邮员，挑着八十斤的邮包，三天走两百里崎岖的山路，一年四季，他该走过了多少艰难的路程？然而即使这样，他的十几岁的儿子仍然免不了失学回家，用稚嫩的肩膀分担压在母亲身上的生活重担，这已经使人感到了生活对于他们的不公平。而憨厚的儿子一再嘱咐年迈退休的父亲“千万不要得罪大队长”的话，则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在他年轻的心灵上，已经刻下了多么浓重的生活阴影！《黑滩》中的刘干部，欺下媚上，作威作福，这样的人物在山外边，在我们周围也是似曾相认的；而那个孤苦伶仃的捕鱼好手水生，当他运用各种方式援助弱者，与这位刘干部坚定斗争的时候，他表现的山里人的血性、侠义、勇烈，不也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民斗争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吗？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彭见明的小说，与我们常说的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确有很大不同。彭见明小说的主要方面，不是用在揭露和鞭笞丑的东西，而是在寻找和歌唱美的事物；不是怀着悲凉的情绪去抚摸昔日的伤痕，而是带着喜悦的情感去描画今日的现实和设计未来的图景；不是在历史的狂涛中展示英雄的闪光性格，而是在平凡的生活波流中捕捉美好形象。但这不能成为他的创作违背了生活真实的理由，更用不着为此去表示遗憾，就像用不着“为一棵桃树没有结出苹果而遗憾”一样。

三

彭见明从事小说创作的时间不长，不过三年多一点，然而我们却欣喜地发现，这位生长在湘北山区的文学青年，是有着自己执着的艺术追求的。

他是农民的儿子。当他十五岁时,他的偏僻闭塞的家乡才开始有汽车行驶。与那些生长在平原和都市的同龄的作家们比较,彭见明也许的确显得土气。但这土气同时也促成了他,使他能长期以一个普通农民儿子的身份来观察认识他家乡和家乡的父老乡亲。而当他开始拿起文学这一武器的时候,他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便成为了他描写的主要的对象。这当然也是一些充满着土气的生活和带着土气的人物,而要表现这种生活和人物,就得选择一种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式,这便成了彭见明艺术构思的立足点。但与此同时,彭见明又有幸成熟于这个开放的、思想活跃的年代。当他跨进文坛时,正逢百花盛开的文艺春天的到来,不同的创作思想,不同的表现手法,不同的风格流派纷至沓来,争奇斗艳。彭见明欣喜地吸收着这些,自然是有选择地吸收着这些。而这两方面汇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彭见明创作的艺术特点。一方面,彭见明描绘的是我们民族的、充满着浓郁湘北山区地方特色的生活,刻划的是我们民族的带有鲜明山区农民气质的形象,歌颂的是我们民族的主要是劳动人民传统的美好道德情操,这一切本身,就使他的作品具有充分的民族化特点;另一方面,他绝不排斥新手法的学习与借鉴,不仅不排斥,而且是有选择地、充分地将它们运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把对民族化的追求和某些新的表现手法的运用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自己的艺术个性。

在《那人那山那狗》里,我们可以大略窥见彭见明这种艺术追求。在这篇小说里,作者运用了较多的新的表现手法,但我们读它的时候,却并没有读某些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时曾有过的那种困惑和吃力感。相反,我们读得很轻松,既有一种熟悉、亲切的感觉,又得到了一种艺术新鲜感的满足。这原因首先是因为彭见明对新手法的运用,是建立在我们民族的传统的坚实基础之上的。《那人那山那狗》着力渲染的老乡邮员在即将离开自己从事了几十年的乡

邮工作时所产生的复杂感情——对儿子的爱,对大山的爱,对乡邮事业的爱,以及由于老之将至而萌生出来的淡淡的伤感之情,无不鲜明地带有我们民族的道德风貌和精神追求的印记,无不生动地渗透着我们民族传统的气质、心理、情绪的特点。这一切已经使《那山那人那狗》显示出一种我们所熟悉的民族特色。与此同时,小说还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色彩明丽的山区风光。那山峦,那沟壑,那溪流,那红花衣女子,还有“天车岭”、“摇掌山”、“猪公嘴”、“葛藤坪”这些富于形象感的地名,父亲念给儿子听的“过了曲江是禾江,禾江下去是浊江,浊江、南江连泪江”的有趣的指路山谣,这些散发着强烈地方特色的风情景物的描写,也使作品显示出一种早已渗入我们骨髓血脉的民族气派和民族特点,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民族化特色。

然而在表现手法上,《那山那人那狗》又确实吸收了许多新的东西,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的突破。首先是情节被淡化了。整篇作品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只有父子两代乡邮员在两趟邮程中的某些片断和场景的描写。而吸引着读者注意、拨动着读者心弦的,是被这些片断和场景触发出来并且连缀在一起的人物情绪活动,是从老乡邮员内心深处流泻出来的热烈深沉的感情。其次,人物性格也淡化了。构成老乡邮员形象的个性特点并不很清晰,我们能够切实的把握并且强烈激动我们的,不是这个人物的性格,而是他曲折复杂的心理意识、情绪活动。这种心理意识、情绪活动不仅支撑着人物的形象,而且成为结构作品的重要纽带。无论是一路上场景、细节的描写,还是对昔日生活片断的回顾,都服从并服务于人物的情绪活动。这很自然地使我们想起了西方现代派的某些手法。但是彭见明不是简单地模仿这些手法,而是给以改造,给以发展,使之具有新的特点。例如,在充分运用新的表现手法的同时,彭见明尽量注意了对读者欣赏习惯的照顾。在这里,人物的

心理意识不是脱缰的不受约束的野马,而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循着一定的轨道流动的。这不仅表现在总的看来,乡邮员的情绪活动仍然是随着自己几天的行程逐步展开的,更表现在,这里的人物情绪活动,决无那种破碎的、下意识的、混乱的、缺乏逻辑的现象,相反,作者倒是时时注意了人物意识的理性活动和逻辑思维,注意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必要处的过渡与关联,既不使它们表现得太朦胧、太零乱、太飘忽不定,也不使它们出现得太突兀、太急迫、太令人摸着头脑。而这一切,都使得这些新的手法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若干特色,能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在《盖着蓝天,枕着大地》这部中篇里,作者对新手法的运用作了有益的尝试。这篇小说把对四个青年命运演变历史的描写,安放在其中三个去探望生病的另一个这来去短短的行程中进行,通过人物的交谈、自白与回忆,来展示人物走过的不同的生活道路和各自的性格特点,采用了历史和现实交叉、时空颠倒和放射性的结构安排。在对于新手法的学习和运用方面,它比《那山那人那狗》走得更远些,但在改造和发展这些手法上,却同样地获得成功。作品把对现实的叙述与对历史的回忆穿插在一起。对现实的叙述是事件发展到一定环节时水到渠成的叙述,对历史的回忆则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下触发的自然而然的回忆,毫无阻涩之感,毫无勉强之处。而贯穿流动于其中的,是人物历史命运合乎规律的发展。整个作品既得一种曲折变化之妙,又兼有完整统一之美。

在其他一些作品中,我们也或多或少地看到了作者这种移新的表现手法之花,接传统艺术之木的探索。《从浊浪里过来》把人物心理活动与作者对历史的叙述融为一体,《老岭》中对大学生在生病昏睡时的复杂心理的描写,《三月桃花水》中将山下和山上人物心理交叉展示,都是在传统基础上对新手法的不露痕迹的运用。可以作这样一个概括,彭见明是坚定地站在我们民族艺术土壤上,